明季遺聞

江左鄒 漪流綺輯

乙酉五月、清兵渡江、南都弗守、總兵官鄭鴻逵、鄭彩撤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奉之俱南、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共會議立唐王為監國、王太祖後也、封南陽、初以父歿失愛於祖、兩叔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栻為之請嗣、後以統兵勤王、擅離南陽、錮高墻、會赦出、性率直

正位

豈非符徵

喜詩書手草傳檄洒洒數千言、鴻逵請正位不然無以壓衆心而杜後起、芝龍意別有在、固靜以爲不可、諸大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而李長倩有急出關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一疏不報擁入者覬翊戴功不數日、即定議、即帝位于福州時閏六月十五日也、是日郊天大風震起、拔木揚沙及駕回宮尚寶司卿坐馬忽驚躍起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異之、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爲大內、大赦改元隆武、封鄭芝龍爲平　侯、鄭鴻逵爲定　侯、

觀生本王府官最蒙信任

鄭芝豹爲澄濟伯、鄭彩爲永勝伯、設六部九卿、以張肯堂爲吏部尚書、李長倩爲戶部尚書、曹學佺爲禮部尚書、吳春枝爲兵部尚書、周應期爲刑部尚書、鄭瑄爲工部尚書、馬思理爲通政使、鄭廣英爲錦衣衛都督、以天興延平四府爲上遊、汀邵漳泉四府爲下遊、各設巡按、將臨府府臨道道轉內鄉一命、以土咸與焉、錫於是敷求耆碩、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爲大學士、改庶吉士爲庶萃士、命觀生主之、以招選賢才、又

起曾櫻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桂以次至皆入閣辦事其遠不能至者如王應熊揚廷麟等僅列其名閣臣至三十餘人然供閒無事不令票旨皆隆武親爲之德璟景昉欲楫皆力疏辭行人以死請乃至德璟陛見首以清屯練兵告然竟築舍不成時內外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機宜專諉芝龍爲政芝龍泉州人泉州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鎮芝龍府故在焉芝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舶一艘例入三千金歲入

千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海梢直通
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
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
寄故八閩以鄭氏為長城芝龍有弟芝虎勇冠軍昔
征劉香已沒於海次鴻逵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
南芝龍開府於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集廷
臣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
七十處每處守兵多寡不等計十萬其十萬今冬精
練明春出關一枝出浙東一枝出江西統二十萬之

大節凛然
可亦不朽

兵。合八閩兩浙兩粵之餉計之。尚不給。而粵西有靖江王者。八月稱監國。隆武詔至不服。舉兵將東。廣西巡撫瞿式耜移書揔制丁魁楚爲備。又檄思恩參將陳邦傅防梧。再檄是調兵止狼。勿猜。應請遣桂平道并濟倪式耜入。式耜不允。未幾靖提兵至梧。命式耜易朝服朝。式耜不從。且以兵脅之。卒不可奪。靖兵尋爲丁兵戰敗。返桂。時宣國公焦璉爲粵西揔鎮。楊國威旗鼓。式耜授計於璉。而邦傅亦應檄。統兵至。并受令。隨擒靖江王及國威。與吏科給事中顧奕等械至。

福州王與國威爽俱斬於市以掄靖功見慰楚爲論
晉式耜兵部侍郎尉兼副都御史是時浙東亦奉魯
藩監國先是　清兵入浙潞藩以城降貝勒散布官
吏至浙東且令薙髮山陰原任蘇松巡撫祁彪佳赴
池水死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絶命詞云
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
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又示婿秦嗣瞻詩云信國
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
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門人

王公以文采風流擅名當世豈知其當大事而侃侃若此

會稽諸生王毓蓍聞變即遺書宗周有云願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奔東渡橋袖石自沉死儒士周卜年赴東海死原任大學士高弘圖流寓紹興城外逃至野寺不食死時馬士英亦率所部奉弘光毋妃至紹紹人士猶未知弘光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請斬士英言戳闖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又發於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不曾真真寔寔講求報讐也主上寬仁有

傑而剛斷不足必惑奸相馬士英爰立之功將天下
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
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醞醸上悅色則獻妖淫
上喜音則貢優飽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為君逸臣勞
而以疆場擔于一肩推與史可法又必忌其成功而
夬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亡賴貴官嚮衙擾盡金
珠而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
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
撫總督見兒即翔其傑編頭修腳服錦橫行者不在

諦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慈事總兵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山陵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猶可復振而戰鼓可厲苟

然可固也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素欽慕即當國破衆疑之際援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尚爾相亮無他若但求

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厲猶可徐望中興如或逍遥湖上鶯例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巳經冷絶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雪耻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干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俟緹騎以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鈇鑕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鄭遵謙殺招撫使於江上與張國維方逢年柯夏卿宋之普陳函輝熊汝霖孫嘉績等迎立魯

王於台朱大典亦遣孫珏上表勸進魯王監國紹興
國維首疏恭馬士英悞國十大罪士英惺不敢入朝
時逢年國維之昔大典俱爲大學士封方國安荆國
公張鵬翼永豊伯鄭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國
安守嚴州鵬翼守衢州國維督師江上賜上方劒行
事子世鳳爲平　將軍補御史陳潛夫原官加太僕
寺少卿命監各籓鎭兵馬七月復富陽八月復于潛
時兵馬雲集人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騷然國維疏
請於王謂尅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

老成練達之言

攻堅擣虛人無應援之暇此爲筭勝必連諸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非視爲一人之功非十月 清兵至固安擺陣當之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援應追戰於草橋門爲天大風雨火砲弓矢不得發遂收兵 清兵營木城於沿江會閩中頒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監國下令送台士民憮悵國維星馳至紹上疏隆武謂國當大變凢爲高皇帝子孫臣庶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后入關者王監國退居藩服禮詔昭然若以倫敘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

南都故數
余所聞之

且臨岡當人心奔散之日。撫綏爲勞一。且南拜正朔。鞭長不及。猝然有變。脣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田議始定。所漸闢成水火矣。閩餉不足。芝龍遣給事中梁應奇入粤督餉。應奇往來逗悞者數十人。命提問。亦莫應。潮州知府楊球遂止邀界不敢入。芝龍又令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又借徵次年錢糧。又察括府縣庫積年存銀未解者。釐毫皆解。又大鬻官爵。部司價銀三百兩。後減至百兩。武劄價数

十兩或數兩。於是娼優厮隷盡列冠裳。然無俸無銜。空名而已。其黠者傍軒蓋。催僕役。拜謁官府。鞭撻里鄰。昔江令金允治薤訟兩造皆稱職官。則立而語。互毆於庭。不可制。受害者延頸　清兵。詣曰　清行如解。易遲其來也。然猶苦餉不足。所留關內兵不過披瘡數百人耳。時廷臣請出關者。齊滿公車。隆武亦欲躬復行間。而芝龍以餉爲辭。十月曾后至。迎入宮。乃暫止。初隆武孤身南來。鴻逵以所掠美人十二獻。及后至。乃大興將作。擴搆宮殿。扂匾之器悉用寶

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

金開織造府造龍袍。后服下體皆織龍鳳形。后性警敏。頗知書有賢能。每召對奏事。於屏後聽之。共決進止。隆武頗嚴憚之。而淄武未有亂。芝龍乃令子森賜國姓。改名成功。每隆武意所向。成功輒先得以告芝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宰相半出門下。何楷與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盜截其耳。部逮賊不得。兵科給事中劉中藻亦以忤鄭氏去。或密以攬權告隆武。隆武輒責芝龍。芝龍怨。佯謝事。又即固留曰。此非朕意。乃某人言也。於是左右無一同心。皆鄭人矣

丙戌元旦早朝以足扳擲蔣德璟幾傷邵武知府吳
炆㷆推官朱徙移眷他駐坐倡逃建陽知縣施熺為
奸胥擒發坐貪酷俱辦斬市曹龍溪知縣謝泰宗以
貪恭罰八千金杭嚴道龔可楷航海至閩不用有痺
爾蹤爾之蹤終被賊殺死而南来無賴之徒爭上疏
談兵即得召對片言合旨賚寶鋌賜官爵久之漸多
部曹幾及千人所賞芝龍亦不應然隆武心知芝龍
不可恃柰無以制之芝龍亦以不出關無以壓衆心
乃分兵為二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人以鄭鴻逵為大

元帥出浙東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隆武倣淮陰故事築壇郊拜而送之旣出關逗遛稱候餉駐不行月餘內催二將檄如雨而切責鄭彩畏縮不前自有國法在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仍疏言餉絕留如故於是黃道周以師相請募兵江西江西多其子弟願俱效死軍前芝龍不與一錢隆武給空劄百函爲行資而已道周以劄號召門下得百人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出兵徽州爲　清兵所擒械送江寧道周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內院洪承疇疏

教諭分者
新制立法
之嚴收貫
分者內院
講才之至

敕言道周清節夙學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
江南人情無不憐惘痛惜道周者伏望　皇上赦其
重罪待以不死　上不允蔣同中書賴雍蔡懋謹等
斬斬於市蔣德璟自請行關確察情形相機戡除
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為德璟
告病去而戶部尚書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死提學御
史毛協恭亦憤卒泉州知府鄒式金見事不可為擢
興泉道副使予告去吏部郎中趙玉成與尚書張肯
堂同籍江南疏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

海道直抵君山藥取金陵以迎陛下肯陛下陸行期同會於金陵降武大喜亟催芝龍進艘芝龍笑諾會有疏水師諸臣宜留其家將以防逃歸者事不果降武乃決意親征二月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迎降武降武意欲往江右猶豫未定而芝龍固請回省省中人數萬呼擁號絕天下望因駐蹕劍津而任兵部尚書吳春枝留守晉大學士辭不受留駐浦城六月吳炳自江右單騎入關命以布政提調棘闈而以編修劉以修為主考官取中舉人葉瓚

此與敘策
殆若所出

等百餘名猶雍雍太平象也皇子誕生群臣賀表有日月為明止戈為武語除武庶賞大赦罪恩鄭氏所養俱得三代誥撰勅者織轉者日不暇給當是之時兵麻餉絕當事無談及兵事者舉朝如夢如醉不待識者而知其敗壞矣　清朝招撫江南者為內院大學士洪承疇招撫福建者為御史黃熙胤皆晉江人與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使徵行通款而隆武獨與曾于為伉都督陳謙奉命使與行人林逵至關及關趨未敢入芝龍以書招之乃又入陛見啟函稱皇叔父

而不稱陛下隆武大怒下廷議皆下獄芝龍疏救不許陳謙者武進人乙酉春齎弘光詔封芝龍爲南安伯比啟讀券乃誤書安南謙謂芝龍曰安南則兼兩廣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券而易詔更晉伯爲侯芝龍大喜厚贈而別及半途而南京變芝龍素德之有鎮江錢邦芑者召對中肯擢爲監察御史實出芝龍門下而與隆武親暱蒙信任將放隆武陳謙爲魯心腹與鄭至交不急除恐有內患或以告芝龍芝龍請刑所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未晚至夜半內傳片紙別移

謙斬之芝龍聞伏尸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謙爲文以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語而旅櫬海邃狎至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遣征不可拜表即行中使手勅云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及之河則飛帆過延平矣芝龍旣去守關將施福盡撤兵還安平聲言缺餉搖微開錢塘信也錢塘自丙戌正月至三月各營皆西望心碎王之仁上疏監國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黄龍之志乃一敗後遂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今日計惟

有前死二只愿以所隷沉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三月初一日　清兵驅船開壩入江張國維命之仁統水師從江心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國維督諸軍渡江會隆武使陸清源賫詔至江犒師馬士英唆國安斬之且出檄文數隆武過國維曰禍在此矣四月杭州固守堅不可克貝勒王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禮部尚書余煌兼兵部尚書事督師江上　清朝貝勒王奄兵北岸以江涸可試馬用大砲擊南營碎方兵中厨鍋

灶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隆武曾以手勅相招入閩必大用即不支便道可退入滇黔五月廿七日夜遂拔營走至紹興兵劫監國南行廿八日江上諸師聞報俱潰鄭遵謙携貲入海廿九日惟王之仁一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非他人方荊國也 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無船速當自爲計國維乃振旅追扈監國禮部尚書余煌大張硃示盡放九門放兵民出

走畢正衣冠赴水死六月初一日 清兵渡江國維行次至黄石岩方馬阮兵斷所過橋橋下刻大字二行云方馬至此止 兵往前行國安士英共討監國爲投降計乃遣人守監國守者忽病監國得脫登海舶傳命國維過防四邑遂過東陽治兵再舉時六月十八日也二十五日 清兵破義烏衆勸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二十六日 清兵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詩三章自述曰艱難百戰戴吾君拒

辭唐氣厲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坟
念毋曰一瞑纖塵不掛胷惟哀耋母暮途窮仁人錫
類能無意存殁啣恩結草同訓子曰夙訓詩書輒戢
鉦而今絶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秉耒全身答
所生從容具衣冠赴園池死典國公王之仁載其妻
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於璈門下葬所封勅印
北面再拜投之水衙至松江戕冠登陛百姓駭愕聚
觀之仁從容入見内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帥
不肯身活波濤愿來投見死於明處承疇優接以禮

命薙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説戮西市兵部侍郎陳函煇哭入雲峯山中作絕命詞八首云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爲韓木叔生死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黄蘗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月燕天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年世法但嚴心内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叅文佛蔴衣泣拜高皇手

著遺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又作自祭文一。瘗骨記一。從容笑語。扃戶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少卿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臂共沉河死。兵部主事葉汝蘊。與妻王氏。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高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薙髮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沉水死。諸暨諸生方炯。山陰諸生朱瑋。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縊死。鄞生

阮舜年正襟危坐磁缸內。命人撤毀。削髮縊佛死。
清兵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紅
衣大砲破之。大典闔門縱火焚死。其子師鄭、孫戒進
人亦死。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蔡應科等內
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督學御
史王景亮被執不屈遇害。馬士英、阮大鋮等猶擁殘
兵數請入關。隆武以其罪大不許。士英遁至台州山
寺爲僧。隨爲　清將搜獲。阮大鋮迎降。且勸隨令內
院辦事方逢年、方國安及刑部尚書蘇壯等俱剃髮

投順、是時舊撫田兵、及方兵、鄭兵、號三家兵、或離或
合、遷延而南、所至刼掠、戎裝婦女、坐山頭呼盧爲樂、
漫衍嶺界者、四五月後、關門無一守兵、亦無一敵兵、
寂如也、又數日、清騎數十、從容過嶺、然清兵入
閩、或出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間道、出不意
不必仙霞也、潰兵先奔者焚掠爲食、至建寧、科臣黃
大鵬投臣鄭爲虹、閉城發倉米庫銀以犒、驕呼而去、
一郡倖全、八月十七日、清兵至浦、百姓請出降、爲
虹不可、再請、行爲虹、又不可、未幾、清兵至擁見貝

勸衆退處。爲賊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殺且勸剃髮

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

求速死。髮不可斷也。明日復召見責輸餉爲虹謂清

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以不死。爲虹以民

窮財盡。持不可。噴血大罵。貝勒下令斬之。爲虹大喊

奮躍。奪刃自刺胸不死。遂見殺。大鵬同日殉難。爲虹

義僕陳龍與標下中軍遊擊原　浦城千戶張萬明

及千都司張翅鸞都督洪祖烈從死。百姓爲之祠焉。

隆武自芝龍去後。乃定計幸贛。八月二十一日啓行。

輜載吉十車以從二十四日抵順昌聞　清兵已及劍津乃蹕至倉皇騎而奔從行者止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　清兵至順昌搜龍扛得馬士英阮大鋮方國安父子方逢年連名請駕出關爲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鋮方遊山自投崖死仍戮尸士英等四人駢斬延平城下家眷百餘口悉給賜兵丁　清兵過延平而東獨陳謙之子帥數騎追駕爲其父報仇及至贛州時隆武將入贛因停一日曝龍鳳衣是以及於難並擒曾后及從駕

官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貝勒斬隆武及后於市繼祚勒致仕旋爲亂兵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免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縊死別遣李成棟韓固山略定興泉汀邵漳州等處九月初八日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元青迎降大學士蔣德璟絕食死之十五日至汀州十一月十九日入漳州漳州道傅從龍知府金麗澤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三日鄉兵起殺從龍麗澤初　清兵未至泉州鄭芝豹先至閉城門大索餉皆計鄉紳家財勒取不應即梟

首至縛親家母於庭祇暮得數萬又其火手五百將游焚城中宮室以餉未足遲至明日成報固由兵將至乃奔安平芝龍保安平軍容殫赫戰艦齊備砲聲不絕震天地以前遣洪黃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師又自恃先撤關兵無一矢相加有大功而兩廣係屬部下若招兩廣以自效閩廣總督可得猶爾而王也貝勒令泉紳郭必昌與芝龍最厚者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於　清恐以立王為罪耳會固山兵逼安平芝龍怒曰既招我何相逼也貝勒聞乃切責固山令

具勒戶有
盡泥乎段

離安平三十里勿駐軍而造內院二人持書至安平
青界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
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授明而事
乘時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
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
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
大悅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無不可脫於淵不顧降
而芝龍田園遍閩廣秉政以來增置庄舍五百餘所
駑馬戀棧遂進降表過泉州大張播告諭投誠之勳

貝勒行兵
不成不明

猶持貝勒書招撫得官者疏議價十一月十五日至
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爲誓遂命酒痛飲
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挾之而北夾從者五百人皆
別營不得見亦不許通家信芝龍對面作家書數封
皆囑無忘 清朝大恩語而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
龍本愿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
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芝龍既行鄭彩
鄭鴻逵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張肯堂沈猶龍等亦
往舟山依魯王芝豹獨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陛見

奉朝請秋鄭彩鄭成功復又殺掠漳泉諸縣皆破之
汀邵並亂據建寧閩郰爲阻戊子夏 清兵再入閩
破建寧屠之直抵漳泉鄭兵皆遁入海至今沿海諸
郡猶未得寧先是福州既失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
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而閣學兵部尚書呂大器
自閩至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式耜首
言監國永明王賢且爲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
榔桂王之子初封衡陽以寇亂徙寓梧會桂王已薨
永明猶在京繇中也於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曆

以肇慶府署爲行宮，推置僚署有差。魁楚、大器俱爲大學士，式耜以吏部右侍郎兼閣學掌銓事，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承茂請終制。而福建舊相蘇觀生、何吾騶俱逃回廣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擁立隆武弟唐王聿𨮁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署爲行宮。會贛州敗書至，司禮太監王坤趣永曆移梧避之。式耜謂今日之立，爲祖宗雪仇耻，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懦外棄門戶，內纍蕭墻，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尋還肇慶。故大學士陳子壯

論不應

督遣式耜請力鼓蘇而趣兵東永曆遣兵科給事彭燿往諭之燿與東人衛爲秦今有能斷雙啟倫序監國先後國家仇讐利害觀生等殺燿於市日集兵向肇慶右司馬林佳鼎督兵薄東郊東將詐降誘佳鼎沒於水東人益獗式耜疏言草昧之初惟養望德修紀綱慎政教撫人心布威武泄用人望招徠賢俊爲首務王坤者固北闈自南都失而入閩隆武遣出茲用司禮秉筆有戶部郎中周鼎瀚內批改給事中留式耜力言不可不聽以粤楚使王化澄與粤督尋代

隹畀晉少司馬掌中樞大器先以病去矣內批陞化
遜為大司馬式邦疏言化遜誠賢有廷論斜封墨敕
何可為例請補部疏尚得體蓋汲汲為閣預慮也晉
永茂大學士茂守制僉請專知經筵不入直茂疏薦
十五人為十五省鄉望疏上王坤啟視疾不悅未幾
十四人皆咻之山西道御史劉湘客一斥永茂怫然
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五省人進非私也斥
湘客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式邦疏言大臣論薦新
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

王坤復疏薦海內碩卿數十人式耜又言司禮擇人不可薦人更不可吏部都給事中劉斎等疏論坤內臣不得薦人永曆怒叱逐斎等式耜力持之得復用御史童琳參都御史用光驟越資序題差用私亂臺規非法命廷杖琳式耜力救得免陞翰林院檢討方以智爲中允敗御史劉湘客爲編修充經筵講官坤不悅湘客且疑劉斎疏出以智手以智放舟去時十二月十五日 清朝總兵李成棟兵薄廣州命前鋒數十人以紅布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奪門而入

副將杜永和擒紹武弁周王盍王遼王等盡斬之撫
覩生伏誅顧元鏡何吾騶皆投誠百姓薙髮歸順時
有石馬徐鄭四姓聯艅海上花山賊先林亦擁衆數
萬水陸交訌民不聊生成棟相機勦撫於二十三日
發兵往循韶而親下肇慶二十五日聞報式耜請視
師督戰出驛峽口王坤復請永曆西避之式耜爭之
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丁亥正月朔至梧州時丁魁
楚惑於奸弁蘇聘從梧西走岑溪玉化從走潯州隨
行者止式耜一人是月十六日成棟克定肇慶隨發

副將楊文甫張月領兵克服高雷廉三郡即於二十
九日一鼓而入梧州廣西巡撫曹燁出降梧屬俱通
令納印及南雄韶州二府報捷別遣副將閻可義等
前赴瓊州二月永曆抵桂林式耜肅殿陛勒守禦誕
告楚蜀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議論道里
之可達桂林者王錫袞文安之爲相周堪賡郭都賢
劉遠生爲六卿時給事中丁時魁疏論新政娘娘石
劉召掌禮科給事中金堡素有清直聲終飭勒召還
何騰蛟晉閣學督師而丁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

清朝招之不服乃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丁兵敗懸楚中箭死之隰江平樂相繼投順高雷廉三府俱報捷

四月　清兵渡海克定瓊州方警報之發至也王坤又趣永曆往楚式耜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激切畧曰駕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倉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

瞿公居粵
洸勢如數
二而別
前果

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嶼止此
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洸粵西瓜中原
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瞿
跪涕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乃命式耜留守桂林
各路恐乘節制式耜仍疏請暫駐全州以扼楚粵之
中宮平樂之不守也○ 清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
衝入文昌門城中大恐時焦璉自全甫歸從數人登
弦提刃與 清兵接戰指却之 清兵屯陽朔遍野
與璉髮式耜與璉危城孤守疏請全徵安國公劉承

亂兵承胤初從武岡入滇猶持正守法遜司禮王坤爲弄權面叱周鼎瀚爲奉寺鼻息故雅重式耜發兵數千援桂未幾承胤請金吾郭承昊馬吉翔嚴雲從封伯御史毛壽登駁奏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晉五等吉翔等疑疏出湘客指鼎瀚遂造蜚語爲蕭卓淮泥之議激承胤怒偪永曆立命廷杖而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中萬六吉於午門外會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胤益橫脅劫永曆幸武岡改邦府都全陽曰開郊府禮成即圖移駕不

者不和
何以回則

分移僞將回桂林耶抑幸武岡辰沅耶今日須必俟復兩粵爲心則不徙西粵未賊不可後動俟攻粵未快亦且當駐全也故永亂等賊杖湘客等以湘王還蹕桂林之議也永亂諸部至桂挾餉不出兵式耜撥括庶藏而外捐裝飾金夫人邵亦捐簪珥數百兵卒不肯出與焦兵主客不和譁變擊鬬掠市而去爲五月十四日永曆竟駐武岡五月廿五日　清兵偵兵變積雨城壞瑗攻北城吏士皆無人色瑗負創奮臂呼督師撫按朋羽服布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

沉定力

騎尋山城賊沓勇擊殺自辰抵午不及餐式邦括署中米蒸飯分哺之上卒俱樂用命明日復出賊　清兵旋去式邦先令路將馬之驍伏於隔江犄角接應困圍倍慎是三月之內危於　清亂於兵式邦一手指揮甦乃得底定甦久將桂得桂人心式邦國士遇之故獨得甦死力以保桂功晉式邦無太子太師臨桂世伯式邦辭不往既上不允復請告自劾言自二月十五以迄五月二十九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變故當前想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

當事至此
漸入膏肓
雖有扁鵲
亦無如何
矣

寸腸危解
歷歷皆然

愁煩惟是臣之病不獨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酉再請返蹕全陽卒不聽乃督趙極剿下平邪俘出賓柳亦及潯并復梧至八月具疏上言粵西全定請還桂林昭告輿陵時以道嚴起恒以儀表魁梧拜大學士督師何騰蛟駐衡州堵胤錫駐長沙詎　清朝三王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總兵黃朝選楊國棟等被執尸幾斷流八月二十四日武岡復敗永曆又播越入粵次柳州式耜屢疏極言不可他移一步滇

黔地荒勢隔忠義心渙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一綫且山川形勝兵馬糗糧俱有可恃督師何騰蛟新輔嚴起恒及劉湘客咸至桂南安侯郝永忠率兵繼至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楚式耜復疏極言桂州稱雄據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壤隣黔粵南寧地偪交彝不可遠幸時騰蛟與永忠與璉等俱分防任汛會上司覃裕春子鳴珂與道臣龍文明攜兵永曆復次象州式耜與騰蛟起恒湘客等籌畫調和主客集永忠璉誓於神剋期出師宜章與鼎與滇鎮總兵趙

印選遂各分路馳全全州戰務諸帥連營而軍清
兵因火楚十一月永曆自象州抵桂式耜與起恒並
相司禮龐天壽七月請催兵下梧又在粵舊司禮王
坤被承胤逐者復入自武岡至郴至象票擬皆金吾
吉翔手也式耜疏請永曆攬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
正人闢正言威德無行以服遠近將謂名言騰鼓再
督師出全兵益不睦趙下平樂永忠璧與安未幾永
忠營被襲疾至關欲撤兵左右布禁近刻期欲永曆遷
式耜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

即二卷意

布禁近是走兵衆

里外風塵而遠使王露處耶播遷無窮因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瀾廻波逝難長年三老能遂挽其既枝哉左右禁近周慞不能止式耜又請曰無已俟督師歸果悉甲士正出並觀兵督戰咫尺威嚴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為策桂城危梧益危若今日可到桂明日亦可到南太反覆數百言淚下沾衣嚴起恒曰遲至厥明五鼓甫夜半而永曆已行矣是戊子二月二十二日也時潰兵肆掠蹂躪公署縣官無一得免式耜被逼登舟黎明

山一麾、血雖已於東流可染諸史

刑部侍郎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及湘客俱至益湘客奉命安撫亂兵及勸餉將而遠生時魁以召將入也遇式耜於樟木巷式耜集遠生等入民屋立草檄分路四發暫駐陽朔催趙兵上援楚鎮用金湯熊兆佐亦入桂又檄翰林簡討蔡之俊大理寺評事朱盛濃先入桂宣式耜令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驊部趙兵定人心式耜於初一日復入桂著督師騰蛟自永寧至滇鎮胡一青統兵至趙自平樂統兵至　清兵發桂城空虛直抵桂北門三月二十二日騰蛟督

兵三面禦之。清兵渡甘棠去。督師殉營梧江。永曆

詔旌式耜。賜銀幣。又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枚。式耜

念主宵衣南寧。瘴鄉不可久駐。用為永曆清道前用

所憂在內者。今更在外。督勳鎮將士。並取全州。俱怨

撫。魯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歸信。今可藻檄兵以待

會。可藻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撫。粵西撫稱

撫。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郎一。面帝制輒自

命。貽達人笑乎。代疏請銜。易不可。周粵撫以關部推。

式耜亦疏正之。當武崗之亂。言官彈粵撫以附永流

人直式耜司票擬獨不苛王沂公日進賢退不肖當有體渝係大臣應聽自謝免不謝免而復擅假毋乃不可乎邦傳稱粤西世守滕四飛式耜疏駁之今日功晉五等尚未裂土淪宇剝削止粤西一隅爲駐蹕之地楚滇數萬之師日需食輙曰世守豈老成憂國所歷料式耜身雖在外在廷大紀綱極言力請疏曰臣與陛下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於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象指所関本亂而求末治焉地終古耳永曆駐南寧四月初一日世子生册

懷悵發註無所不至

何有大臣默

爲太子赦天下詔曰萬喜式耜念無講官經筵不御
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書八箴於扇進之督師騰
蛟復全陽是五月二十七日事也督師報功疏不肯
自爲功有曰爲陛下以信臣用臣者式耜一人也六
月粵東李成棟有反向明朝報至先是成棟下廣收
繳印信凡五十餘顆於中獨取總督印藏之有愛妾
其松江妓也揣知其意因朝夕慫恿成棟撫几曰憐
此雲間眷屬也妾曰我獨敢冨貴乎先死尊前以成
君子之志遂自刎頸成棟抱尸大哭明日朔衣冠將

揔督印且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藏表疏於佛經部面中遣使賫奏亦至兩粵俱稱全士式耜疏請徃桂又請永曆勿遽東又言事權宜專號令宜一兹軍功爵賞文武署置决於成棟若歸之朝廷則中授閫外不能專制聽之朝廷徒虚拱且楚黠雄師百萬鷹瞵翅首威靈如望雲霓駕既東軍中將帥謂朝廷樂新復之士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既分則人心渙散請一見東諸侯俾共瞻至尊音容面爲慰勞指屬然後責其盡意於東刻期出戰咸决於外不中

援也又疏令簡討蔡之俊入迎再疏令給事中掌正發迎永曆竟由梧入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耜聞淚簌簌下再疏謂前日粵東未復宜任桂以視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任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疏請永曆往廣城式耜乃促遂生入阻永曆適成棟自嶺還師修行官且迓駕永曆命遂生詣廣勞師遂生謂成棟曰今駕駐此爵賞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嫌成棟然之遂罷修行官止迓駕成棟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粵西扼禦奠定毋容久於

外應亟召還綸扉永曆專命遣官三四召式耜曰術日在南寧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公督師下星沙朝廷且輸至予不敢忍危而即安具疏乞骸再上不允己丑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初騰蛟檄各處兵馬齊集湘潭而命馬進忠等由益陽抄出長沙下邀截上下舟船焚掠湘陰斷絕水道一隻虎率大隊後至長沙絡繹攻圍值　清朝援兵合至戰勝於湘潭騰蛟被擒斬之二月　清兵破信豐李成棟歿於陣南昌敗

書後再問先是聲桓踞南昌　清兵晝夜攻擊破之王得仁伏誅聲桓赴水死於是先後贈騰蛟中湘王成棟寧夏王聲桓　王永曆設壇掛帛皆拔淚親祭奠命式耜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永州兵再退式耜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靁監各營軍再出當永曆駐肇慶疏奏諄諄以歲月稍暇則賦役裕用心盡力修內治以自固嚴外備以自強且積弊之後易致中興也一才一藝之士靡不收羅幕府毋慨人才凋零殆盡凡所足而至者非執忠抱義之人亦亂世

疑不悖

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則用之於邪安可驅爲他人用故人咸以桂林爲發下四月雲南張獻忠養子孫可望遣龔彝之弟龔鼎獻南金二十兩馬四匹移書求封秦王名號給事中金堡固諍以爲祖制無有而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趾可望來書有不允封號即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傅恐甚先封秦王尋封爲荆郡王可望不受後封時楚制堵胤錫以楚敗走肇慶滇營自永全還桂與焦兵猜疑生隙忠貞營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　清

朝遣使貽書招式耜式耜不從永州再報失利興寧侯胡一青兵遂棄江式耜復薪根據趙出兵屯於全民力窮竭誅剝無術橋梓萬狀永曆聞爲廢食召廷臣議於慈寧宮發東餉一萬兩是時　清兵圍困曾慶于平沙尋出降殺之而詔安等處一時俱歸　清朝鄭芝鵬遜不據城　清兵至隨遁去劉中藻在福寧勢窮自縊福建盡失惟延建漳汀三府界連江右而延平所屬皆處萬山中　清兵既回遂立德化王朱慈煙號將軍寨先陷大田繼破龍溪攻順昌將樂沙

勒索盡膏　死而後已　良山有焉

欲以一隅　而當全盛

筆[illegible]紛[illegible]爭議此等百姓耳

十一月。清兵討平之。王被獲。兵部尚書羅南生等降。庚寅正月。南雄報不守。寶豐伯羅成耀棄韶州。永曆震恐。戒舟西上。戎政遠生奏自靖行。瞿式耜中金堡特奏請留。爭之不得。適式耜疏至。曰粵東水多於山。虜騎不能野合。自成俾歸順。始有寧宇。財賦繁盛。甲倍於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外可備敵。村官兵士。南北相樸。制勝致王。可操券而求。難得而易失。莫此云甚。且部去肇數百里。強勢深城。堅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何乃朝聞警而夕登舟。疏再上

色　羊清
罷民者若
旋也

而承胤移德慶潯梧州矣蓋自成棟首疏文武各逞事權言官正氣宜獎鹵薄不得干機務失權者意故恣欲承胤移舟棄東如屣時詞謙諸臣正綱紀慎名器多失人意而御史程源輩以攫官不得伺機者指攻其所必去熒惑承胤聽下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及侍郎劉湘客詔獄式耜聞報上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贓乃熹廟朝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須勅布四人罪狀非承胤意勅出忌者之手式耜封還

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蜚語飛章横加考蜚
閉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
言恐失遠近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疏遣孫昌文
入見梧州陳説粤西民貧食盡軍曲折時昌文予身
由海上來也開試授昌文翰林簡討 清兵再薄全
州衛國一 青兵撤守榕江府勲咸進公次者侯與
伯桂林牙門相望號令紛出十一月初五日辰報
清兵大舉入嚴關印選一 青兵詐偽以分餉入桂林
江寧楚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

将事如此
尚可為耶

殁齊先後
君臣薄力
為君王同
首陽

軍懈江兵未戰而四潰發使追印選印選已出城城中大亂沿道駐掠式耜令截不得城外潰兵雲飛鳥散一青永祚從城外去式耜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過江東不入寓過式耜署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旣失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敞當共之遂笑與式耜飲家人泣請身出危城號召諸勳再圖恢復式耜揮去不從厥明被執見　清朝定南王孔有德式耜以死自誓不發一言命幽式耜同敞於別所

式耜賦詩日與同敞賡和至閏十一月十七日斬之其絕命詩有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死之日冬雷電大發遠近皆爲稱異時給事中金堡已削髮爲僧上書定南王請葬式耜同敞而吳江有楊稚爲具衣冠棺殮并同敞瘞於北門之園永曆上南寧入土州嚴起恒王化澄馬吉翔龐天壽皆隨去後未詳云

明季遺聞卷四終